

靜春堂詩集

紅下
惠山房集

聽

卷之五

附一

敬用高韻奉成四首寫呈求斤正
袁泰再拜壽

道親家

侍史

自公退食故委蛇春服風涼浴詠時
范蠡竟浮西子舸
山公亦醉習家池莫將長劒空中倚
但把清簫月下吹
喚起孤飛鶴嘹唳似言華表夜歸遲

田父迎人有好懷殷勤相率坐莓苔
落花浩汗齊飄去
高鳥裴裒不下來甫里鉏犁猶故業
平泉珍異總荒臺
人生秉燭須遊樂莫惜長傾三百杯

桃花夾岸護溪莊白髮漁翁久坐忘過客此時停短棹
道人終日閉虛堂雨沾弱柳垂垂綠風動新篁隱隱香
茗鼎忽聆烹蟹眼車聲真用繞羊腸

煙際輕篷帶雨推水邊疎牖趁風開朋儕政可班荆坐
船舫時能載酒來委地花枝徒豔冶近人鷗鳥不驚猜
翳然林木幽栖意慚愧愁腸日九迴

至正乙巳三月望日再用韻賦詩四首併祈教覽

袁泰頓首壽道親家

侍史

林回川迴路逶迤正值紅稀綠暗時節序驚心新鼎俎

繁華過目舊園池不辭卞玉曾三獻但愧齊竽有濫吹
共願臥廬如葛亮我方爲圃學樊遲

浩浩波聲激壯懷油油水色綠于苔乘流好御長風去
得意還期夜月來醫國恨無三折臂虧功難累九層臺
年登未免啼飢苦火燎車薪水一杯

青青杞菊遍江莊隱者盤餐意不忘蓑笠尙畱垂釣石
茅茨重覆讀書堂坐深村落成幽賞行入禪局有妙香
回首城門車馬跡不堪塵事熱中腸

玉山醉倒不容推笑口因君且暫開春事正當三月暮

野航初載數人來得朋爲樂真無數與世相忘了不猜
爲扣船舷歌一曲日光斜照水縈迴

秋夜書懷

夜永月未出星河爛盈門商飈振高梧下有羣蟲喧切
切促機織依依如訴言炎蒸未云幾涼思彌乾坤驚心
節物換撫事中襟煩但見川水流莫知塵土昏朱顏自
茲異白髮亦已煩禾苗布東塍果樹列西園栽培雖異
地生成本同根華實各有待凋零性常存君看碩大瓜
遺蔓仍籬藩

送幹勤允常赴祕書監典簿

石渠天祿祕藏初錦帕牙籤御覽餘顧問有時勞檢閱
崇文無目倦收儲千年汗竹傳科斗四庫香芸辟蠹魚
承詔定來東觀讀青藜偏照卯金書

附二

劒上

袁養福

碧溪千里去悠悠況是江南倦客遊
春水綠雲芳草渡夕陽紅旆酒家樓
淹畱何用歌黃鵠落魄那能伴白鷗
直道苦無知己遇平生壯志爲誰酬

寄原性

漫客狂遊去不歸柳深江碧暮春時
十年客夢連宵雨萬里山行滿篋詩
南浦草多離恨遠青樓人去燕來遲
何妨脫却風塵志日日街頭醉似泥

作吏誰憐入瘴鄉不勝愁思欲顛狂看花徒覺春光老
泥酒從教舞袖長鬱鬱離情天外雨紛紛塵事鬢邊霜
相知祇有陳夫子爲我情牽九曲腸

近從閩中途上所賦至恭亦自汴水回錄此以求
教但愧爲吏以來凡百拙惡惶恐惶恐三月廿七

日袁養福頓首

送袁憲史能伯由湖廣調福建

只謂遠道苦寧知遠遊樂君今萬里歸顏色殊不惡自
言楚帆開初別鳳凰臺采石月下過匡廬天際來試沽

彭澤酒憔悴陶家柳最愛小姑妍臨行復回首遠逐繡
衣游閒登黃鶴樓千峯漢陽晚一雁洞庭秋西上荆門
渚銀鈿見巴女歌斷竹枝詞江陵夜風雨看盡幾多山
今朝始得還秋風吹驛騎又欲度關關聞關聞更好瘴
霧晨收早椰子美如漿蘭花多似草嗟予戀故鄉不肖
涉津梁把酒看君去相思空斷腸渤海高啟

附三

寓齋記

吳郡袁仲長先生名其居室曰寓齋而告子曰吾之先
居于尹山之下者若干世至吾之兄弟始各以其業自
植立而吾遂寓于茲今若干年尹山之下先人之故廬
迄今在焉夫有先廬之可守而不及守則吾之居于此
非寓乎雖然人之有形于天地閒亦寓焉爾人徒知能
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日夜務與造物者敵而不知有形
生于無形而卒復于無形故曰有形之狀盡幻也然則

吾之有形于斯世獨得而非寓哉吾以寓而名吾齋此其志也子盍爲我記之予聞其言作而曰甚矣先生之善達夫儒之理也夫念先廬之可守而嘆其居之寓是不忘本也察造化之本然而悟其形之爲寓是能知道也先生可謂達夫寓之理者矣而烏用余之寓言爲哉抑予聞具區之東松江之上昔有三高士焉其人皆屣棄功名蟬蛻溷濁蓋古之所謂至人者千載之下寓迹故存高致清風恍焉可接先生嘗操舟往來其閒固將與之神交意會相與稅駕乎冥漠之境而逍遙乎無何

有之鄉尙何暇斯齋爲寓而又烏用予之寓言爲哉遂
述先生之言書以爲記先生名泰仲長其字云

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十有二月旣望義烏王禕記

重修福源庵記

距吳城東二十里曰尹山尹山之東有曰赭墩者實宋
京西提刑袁公之墓也旣葬子璡判院公因築室墓傍
以奉其祀判院公之五世孫泰念先世勛立祠宇以嚴
祀事垂百餘年不廢舊規誠祖宗積德所致因命工重
建遂名曰福源庵已而生子名以養福志不忘本也庵

既有名慮其族之無徵也屬余記其事按袁氏有以進士爲宋朝京官曰仲賢者家于汴則袁氏本汴人至提刑公靖康末扈駕南渡卒葬赭墩始爲吳人及判院公謝官歸樂其行沃卽築室以居其墓之傍闢田園魚蕩悉百餘頃復建亭臺碑亭于墓側日夕遊覽以樂餘年子佑之承節郎監廬州都稅佑之生樞任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濮安懿王以孫女妻公爲郡馬負大節死雖庸人孺子皆知公之爲烈也生子易字通甫號靜春仕國朝徽州路石洞書院山長才高行古工于詩詞有靜

春堂詩集若干卷傳于世與郭祥卿龔子敬相友善吳興趙文敏公稱爲吳中三君子嘗作袁安臥雪圖以贈之題凡三焉且曰余爲此圖正以通甫好修使之景慕其高節耳始終行實具載黃文獻公所作墓誌今其子泰字仲長者以文學世其家爲郡學教授號寓齋義烏王子充爲記盛稱其明達不下古人觀其于先世之墓而若是之拳拳者可見其志矣噫余嘗謂世之人有作之于前而無以繼之于後則其前爲徒作有其後而無作之于前者亦無自而繼此繼志述事所以爲達孝也